

我眼中的下司

文/杨育泽 图/姚宁

以马尾河为纽带,集山水风光、古镇建筑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下司古镇,在过去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经营下破茧而出,恰如在丝绸被面上绣上精美图案似的,美如小家碧玉,俏如窈窕淑女,靓如出阁新娘。

笔者就它水韵和古韵这两方面谈一谈。

一是,水韵之美。

由于下司境内主、支流组成的水文脉络就像树的枝丫一样,尤其是古镇东侧平躺着一条波光粼粼、平湖一般的大河道,日日夜夜都倒映着岸上错落落的房屋,因而,“山光水色共参差”的风貌和“一船划破水中天”的景致,乃是你踏进这里后扑面而来的第一印象,而当你迈步在江边时,就会产生“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”的感想。

呵呵,这跟美女们经常补水保湿而必定养颜美容的原理一样。而假如,它真是一张花容月貌美女脸的话,你摸起来就会有光滑湿嫩的感觉,半天不想放手。

因而,它水韵风光的主基调有——河水滔滔、湖光潋滟、船只梭行、鹅鸭戏水、鱼虾游弋、丘峰倒影、水田万顷、垂柳依依、深潭浅池、奇石怪洞、悬崖瀑布、烟雨朦胧和如梦如幻等等。

也就是,它既有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灵动,也有“众河曲似九回肠”的别致,“水灵儿”三字乃是它的内在灵魂,就像希腊女神相对于奥林匹斯山一样。

所以,走进镇子里,由于尽是云在水面“飘”、船在天上“飞”的景致,你会产生斑驳陆离、魔幻一般的感觉。

二是,古韵之美。

由于镇子内满是石码古街、古院古庭、古馆古庙、古桥古墓、古圩古巷、古墙古砖和古物古迹等遗存,分分钟都在彰显着明清遗风沉甸甸的底蕴。因而,它“满镇都是老”的风采显得衣袂翩翩,并随着岁月的变迁而越发神秘,每推开一扇门窗时都会发出“吱嘎”的响声,都能让人体味到倚窗观水、侧耳听风、倾身闻语的感受。

呵呵,这跟老年人们因皮肤干燥而必然产生密集皱纹的原理一样。而假如,它真是一张饱经风霜老人脸的话,你摸起来就会有不顺畅的感觉,并很想去探究一番。

因而,它古韵风貌的主色调有——苍老码头、陈旧老街、幽深小巷、斑驳民居、河埠廊坊、过街骑楼、弯曲石桥、曲廊亭台、粉墙黛瓦、朱漆柱棂、穿竹石栏、斗拱牙翘和雕梁画栋等等。

也就是,它既有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满满大美,也有“墙里佳人笑”和“小轩窗,正梳妆”的清新小美,一帘幽梦就将今天和昨天分隔了起来。

概括地说,这一河水韵和一镇古韵,一动一静、一唱一赋、一柔一刚、一阴一阳,相得益彰、珠联玉映,令游人怡情!

就是说,你的体验会自然而然地往两个方向延伸——一头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,另一头则是看今朝旖旎风光秀。

下司的美,即各种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的颜色荟萃得七彩缤纷、煞是养眼,令你目眩神迷。

比如,在水韵之色上,有青山、碧水、绿树、翠柳、青

草、红花、蓝天、白云;在古韵之色上,有青楼、白墙、黛瓦、灰瓦、红柱、彩梁、青石、蓝布……

当然,这里的美还因为下司古镇有着自己的小一环,小二环和小三环,它处在大都市和小乡村的中间地带,既没有批发二氧化碳的烟囱和厂房,也没有零售安全事故的土路和危房,而只有一条沥沥的清河和一座毫厘之差、符合“上有天,下有地,中间有着好空气”的逻辑,因而生态环境极佳,再怎么都是一人一狗一世界,一草一木一清心。

这里的景致,你可以不用打开照相相机上的美颜功能,甚至在后期的PS上也可以少用几种功能。

这里的气候,夏天开着人户门就像开着空调。这里的空气,让你吸进肺里就马上感到温润。这里的水质,喝久了脸上皮肤嫩得白豆腐。

这里的意境,让你给心灵放一天假、给烦恼划一条界线,给快乐加一个油门、给伴侣来一个久久的拥抱。

这里的意象,梦幻而又现实,野性而又文艺,让你登楼远眺,把酒临风,左一杯、右一杯,可找到瑞典的浪漫,可寻得巴黎的多情。

所以,在当今这个一二线城市容不下肉身、三四线城市放不灵魂的时代里,曾有许多游客感慨:“下司如此多娇,引无数游客尽折腰。”

也有许多游客这样感叹:“到北京觉得自己官小,到广州觉得自己钱少,到下司觉得自己指数小。”

一句话,下司镇自古以来就秀美,美得可以用奇幻来形容。

明代「安节」龚诩传奇

○张永文

龚诩(1382—1469),字大章,号钝庵,明代诗人、医学家。明洪武十五年十月十日(1382年11月16日)出生,原籍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真义(今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正仪街道),军籍隶湖广行省五开卫(今贵州省黎平县),出生在一个宦官家庭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入伍当过宫廷门卫小卒,改名体验过逃亡生活,学医卖药并授徒谋生,辞官后过着隐居生活,诗作颇丰,著有《野古集》诗文集一本。卒于明成化五年正月二十八日(1469年2月9日),享年86岁,被明王朝追谥为“安节”,誉为黔南第一位“安节”,以表彰他一生安贫乐道、节操高尚的精神。

龚诩的父亲龚睿为明洪武年间举人,初授岳州学正,累迁朝廷兵部给事中。因龚睿直言谏辞过重,得罪了明太祖朱元璋,被调戍边五开卫充军,并籍其家。3岁的龚诩与母亲四人俱遭逮捕,途中他的两个兄弟相继病亡,留下他母子二人获赦东归,遂跟随母亲王氏投奔外父,居于春和里。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的父亲因水土不服,病逝在千里之外五开卫的军屯所并葬在戍地,按明朝规定,龚诩遂随父隶军籍于五开卫,但其在故乡靠母亲纺绩养育长大,期间他进过私塾念书。

明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,龚诩因五开卫军籍身份,14岁时就勾补入伍,先赴辽宁辽阳卫戍守,三年后调守京城南京金川门。金川门是明代南京城内的十三个城门之一,位于城北面,金川河由此流出,水陆两路通达,地势十分险要,是朝廷严防把守之门,龚诩在此忠于职守。

明建文四年(1402年),发生“靖难之役”,燕王朱棣对建文帝朱允炆削藩不满,起兵夺位,进攻南京,守城将领曹国公李景隆屈服于燕王的强大武力,遂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入城,龚诩见城门失守和宫中起火,还听说建文帝削发化为和尚逃走,江山易主,与守门士卒铤哭一场,但不屈服。于是改名换姓为王大章逃出南京城,到江阴、常熟一带躲藏起来……

朱棣占领南京称帝,改年号永乐,迁都北京,并对建文帝时期的皇室成员以及官员大肆捕杀,以斩草除根,巩固政权。有一天龚诩在逃匿时,听到追兵的喊声,连夜赶往任阳(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社区),投靠当地马、陈两家,马、陈两家人将其藏匿于家中的大谷仓中,并供藏书给他阅读,他焚膏继晷地苦读文学史经和钻研医药农林实用之学,把靠几与卧榻都磨出了深深的印痕,纂述有几大堆,久而久之,他通过自学成了饱学之士,并开始创作诗文。其间,他还时常夜渡松江去探望母亲。他在诗《客中思亲》中写道:其一:才看黄落梧桐叶,又见青归柳上枝。慈母鬓毛纷似雪,小儿子乱如丝。其二:江山不阻还家梦,笔札难穷感旧愁。回首北堂心最切,可怜无计买归舟。其三:乌母含饥守故巢,乌儿折翅堕林皋。相呼相应空相忆,夜冷霜清月正高。表达了他流离失所和孤苦无依的生活处境。

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追捕建文帝余部的命令有所松懈,他才迁居商贾重镇常熟沙溪(今太仓市沙溪镇),在此行医卖药,设帐授徒20余年。由于他乐善好施,当地很多人虽然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但也没有谁去向官府告发。他的诗句:“涂松市上感溪滨,因以为溪云沙溪。”是较早记录沙溪古镇的文学作品。他还写诗《咏蚊》:“嗜利体轻乘夜出,群鸣音响似雷同。不知血饱身肥后,性命悬人掌握中。”讽刺当时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。他生活在社会底层,靠做小本生意维持生计,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行径深恶痛绝。他自己也深受其害,但却无力反抗,只能以诗讽刺。用什么物体来比喻贪官污吏最为形象?他想到了蚊子。贪官污吏榨取老百姓血汗的行为,与蚊子何其相似,蚊子吸血为食,贪官污吏也在吸食老百姓的血。因此,他以小见大,言近旨远,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贪官污吏的嘴脸,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对贪官污吏的厌恶之情。

二十多年后,明宣德皇帝朱瞻基下诏宽待逃亡士卒,既往不咎,龚诩才回到祖籍昆山过着平民生活。此间他关注基层社会动态和百姓生活疾苦,广交文人士志,钟情家乡山水作诗,还向当地官员反映社情民意和建言献策。他在诗《甲戌乡中民情长句寄彦文布政》中写道:“景泰五年甲戌岁,正当南亩耕稼际。忽然骤水涨江湖,汹涌浩漫良可畏。更堪滂沛雨兼旬,大岸小塍俱决溃。田家男妇奔救忙,力竭气穷无术备……嗚呼我民今年性命已难保,明年岂有全生计。老夫残喘不足惜,横死深哀后生辈。昨夜虚斋听雨眠,转辗不能成一寐。起来赋得民情诗,惠政思君录相寄。”

明正统四年(1439年),江苏巡抚周忱得知龚诩是位贤良忠贞且颇有才华之士,两次推荐他为松江、太仓卫学官,但他坚辞不就,不愿为朝廷效力,恐“负往日城门一枘”。他忠君初心不改,矢志不渝。

龚诩在昆山度过了他的晚年,在留晖门外小虞浦筑“逸老庵”以居,种豆植麻,歌咏自得。他在诗《偶题逸老庵》中写道:“居临流水紫纤,门对青山突兀。四时风月香烟,总是吾家旧物。但知安分休休,不作书空咄咄。且喜盈樽有酒,何羡满床堆笏!君不见朝来檐日暖融融,笑看梅花坐打虱。”描写了自己过着清贫怡然的晚年生活。

龚诩长居民间,关心世事,他一生创作了300多首诗歌,著有《野古集》。他的诗大多是针砭时弊之作,性情深挚、体物入微、寓意警策,站在社会底层的立场,为百姓伸张正义。他的诗作多写世事民情,遣词造句比较粗糙,与文人诗相比,欠缺精工,但胜在内容丰富、风格自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评价他的作品,认为龚诩的诗集《野古集》,可与白居易的《长庆集》比肩。

龚诩一生经历了明代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天顺、景泰、成化九朝,病逝于居所。他逝世之日,整衣端坐。他预知自己将逝,寄诗以别亲友。寄亲友诗曰:鬼录吾知久有名,但须符到即随行。只知知己无能报,一烦公为致书。寄所亲诗曰:近百衰龄瞬息过,已知枯叶待辞柯。只惭未报阳春德,暖日和风受惠多。寄辞世诗曰:气短痰深夜不眠,语言伸屈总无便。屈腰只欲将扒地,仰面何曾怕见天。点点黑花生两眼,纷纷白雪被双眉。一生事业风中烛,虚度春秋九十年。



龚诩画像



下司古镇大门

边地岑扣

○杨贵和

一线长廊从柱边通过,远远望去,犹如悬空的天桥。建筑群集高、陡、窄、险于一身,很好地展现了侗家人高超的建筑技艺,展示了木头的浪漫。

侗族是一个靠水而居的民族,多半喜欢把寨子建在河旁溪畔,水井、古树、木楼为伴,小桥流水人家,为何岑扣偏偏远离小河,将房屋建在山上?

“岑扣”是侗语,即山坳。其实这里地处井迫山山腰,两脉长岭左拥右抱,枫树、木荷、麻栎、板栗、杨梅等高大乔木连片成林,古木参天,浓荫蔽日。据说清朝以前,岑扣原本在山水下边,后来村里出现了几例麻风病,人们惊恐万分,视若洪水猛兽,避之唯恐不及,一下子四散分迁,形成了岑九、岑懂、岑扣和井迫四个小寨。后来有村民认为岑扣及其村东侧位置最佳,人们就陆续往这里迁徙,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岑扣村。

坐落在高山上的岑扣,严重缺水,没有河流和溪涧,甚至连一条引流的沟渠都没有,村内只有一口井,它是全村群众的生命源泉。可以想象得到岑扣人常年挑水拥挤的情景,每天天还没亮,井边就站满了排队取水的村民。挑水的担子穿过窄窄的巷道,在青石板上滴沥的水珠,润湿了一个个短暂的清晨与漫长的黄昏。每当雨季来临,家家户户的屋檐下,整齐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缸木盆,它们承接的雨水足够缺水的家庭用好一阵子。随着村里通了自来水,家家户户安装上了水龙头,那口千年古井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,悄然走进了岁月的烟尘里,陈旧如一张泛黄的茶色照片,成了岑扣人新生活的背景。

寨子坐东朝西,面向山坳,视野开阔,房屋均为木质结构,干栏式吊脚楼。村子内道路纵横,建有鼓楼两座。

一座当作寨门使用,楼高仅三层,质朴而低调,袖珍而厚实。这里是村中人气最旺的地方,夏天人们喜欢在这里纳凉,冬天人们喜欢到这里烤火,传播最新消息、讲述逸闻轶事、教歌学唱练嗓子,嗑瓜子、沏几壶热茶,打发一段悠闲时光。另一座鼓楼位于村寨中心,纯木质结构,楼高五层。两相比较,这座鼓楼不仅居中,而且还要显得高大气和威严一些,主要用来商议村内大事,解决村里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,演唱侗族大歌、弹唱侗族琵琶歌等,是村子里的地标式建筑。

岑扣也与别的南部侗寨一样,对歌唱的热爱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。不唱歌无以家,不唱歌无以言、不唱歌无以德,把唱歌提高到道德层面,这让人十分惊讶。160多户人家的村寨,公认的歌师就多达50余人。这里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,会走路就会跳舞,不管男女老少,张口就能唱,走路就能舞。也许是遗传基因,也许是山水灵气,也许是训练到位,那些喝过凉水、喝过米酒、喝过酸汤的男人女人们,练出了一副副好嗓子,婉转动人,恍若天籁,令人陶醉。

每当夜深人静,你走过村寨小巷时,往往会听到“吱吱”的纺车声伴随着悠扬的侗歌声,从一扇扇雕花的木窗里缓缓飘出。那样的僻静乡野,那样的漫漫长夜,那样的婉转歌声,最适宜重温一段沁人的时光旧梦。

然而,岑扣的侗歌在婉约之余,更多展现的是豪放的一面。岑扣常组织村里的歌队到周边村寨作巡回演出,与其他村寨歌队切磋技艺、交流感情。他们深信“水不打不浑,人不走不亲”的道理,与邻村邻寨相处十分融洽。正因为唱歌,岑扣村民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的群众十分亲密,在贵州省黎平县地坪镇尚未实行农村电网改造时,他们于1998年就早早地接通了广西电网,成为地坪镇第一个接上国家电网的村寨。

音乐不分民族、没有疆界,这是传统岑扣给我们的又一启示。

岑扣是传统村落,隶属于黎平地坪镇,从井迫分道上坡再走两三公里便到。

井迫山在黔东南来说并不算高,但如果从井迫河边爬上去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里是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交界处,也是贵州省海拔最低的地方,137米的海拔与“云贵高原”身份的极不相符。

过了井迫桥,公路的海拔不断向上攀升,直到海拔近400米的岑扣,井迫桥与岑扣两地之间,相对高度达200多米。

陡,是岑扣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山高坡陡、云深林密,岑扣就悬挂在半山腰上,犹如随风飘落的断了线的风筝。我把车开到村“两委”办公楼前停下,刚打开车门,一个身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就迅速地走过来,并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、握手。我问道:“你是村里的干部吗?”他回答道:“是的,我是岑扣村党支部书记,名叫韦仕华。”村“两委”办公楼旁的水泥坪上人头攒动,半边场地摆着桌椅,还有几个中年男人在喝酒,另一半边场地上有几个中年女子踏歌起舞、扭腰摆臂,动作娴熟,那舞姿绝不逊色于城市里的广场舞大妈。

韦仕华听说我们是专程来看传统村落的,便说:“你们进寨子里去走走,有什么情况需要我们介绍的,我们会全力配合。”

我们从古门楼穿过,走过一些狭长的屋檐巷道,爬过一些忽高忽低的石制阶梯,站在山弯的转折处,一幅生动的古寨画卷便徐徐向我们展开。房屋依山倚石,各抱地势,穿枋吊柱,密集叠垛,下撑上拽,左勾右连。或斜或正,或抵或支,纠集成一堆一团、一簇一片,甚至分不清哪扇门进入哪个家,哪扇窗照亮哪间房。活脱脱一个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”的景象。从下往上看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,密瓦重檐,飞鸟难越;从上往下看,峭壁陡坎,“侧身西望长吁嗟”。更有甚者,两排长长的木楼在最高处倚壁飞挂,与山崖连成一体,楼下吊脚立柱,